

龍虎西域

帖木兒帝國玉雕探索

鄧淑蘋



明成祖永樂十九年（一四二一）的隆冬到次年初夏，一位來自中亞帖木兒帝國年僅二十七歲的王子兀魯伯（Ulugh Beg），隨訪問團在北京住了近半年。中國自古即盛行「龍虎對立」的二元主題。隋唐以降，隨著突厥族系的遷徙，蒙元大軍的西征，以碧玉雕琢龍柄杯、罐的習尚盛行中、西亞，直達東歐。南宋以後，帶有神性元素的「螭虎」成為中國藝術仿古母題的主流紋飾。但螭虎紋並未如龍紋那般西傳遠域。兀魯伯曾治理薩馬爾罕三十八年，期間選擇一件雕有螭虎把柄的玉杯加刻名款；登基為帝國皇帝後特製帶有帝王尊號的白玉龍柄罐。身為中、西亞「突厥—蒙古」族系的領袖，卻在製作刻款玉器時選擇「虎紋」與「白玉」的「親中國」元素，難道是年輕時的遠遊令這位學者型帝王難捨心底的「中國情結」嗎？

南北朝、隋唐玉器文化的新面貌

文獻紀錄的西域玉器

在悠久的歷史長河中，對定居東亞，主要以農業為生的中國人而言，玉門關以西即是大片分布草原、沙漠、綠洲的「西域」。中亞為廣袤西

域的東部，以游牧或農畜為生業的民
族在此稱雄爭霸。

崑崙山橫亘於今日新疆、西藏交界。山脈裡多個地點蘊藏閃玉（nephrite）礦。美玉的圍岩經風化、崩解，玉料隨著融化的雪水自高山滾

落，沈積於和闐（清代以前名為「于闐」）一帶的玉河中。可能從西元前九、八世紀以後，就是供應東亞華夏民族玉料的主要產地。（註一）
事實上，和闐地區除了長期供應豐沛的玉料外，在西元五、六世紀

南北朝時就發展了本土玉雕工藝，成品東輸中土。中文史料甚豐，筆者曾於二〇一二年論文附錄中表列從南北朝到北宋（四二〇～一一二六），約七百年內六十多筆，有關從于闐、高昌、康國、吐蕃、龜茲、沙州、回鶻、竺西等西域諸國輸入玉料與玉器的紀錄。（註二）此外還有二則中國官

員奉派于闐、高昌後有關當地製作玉器的文獻：
1. 後晉高祖天福三年（九三八），彰武軍節度判官高居誨奉派去冊封于闐國王李聖天，回國後撰文記載該國「器用服飾往往用玉，今中國所
有多自彼來耳。」
2. 北宋太平興國六年（九八一）供奉

官王延德奉命出使高昌，回國後也記載當地居民：「人白晰端正，性工巧。善冶金銀銅鐵為器，及攻玉。」（註三）
若將前述六十多則史料與考古發掘出土實物核對，可知當時直接從西域傳入的玉器有：帶銙（帶板）、釧、環、指環、佩、簪等服飾；盤、碗、盃等食器；枕、奩、匣、杵、印等雜器；以及玉鞍轡鈎具等拴馬皮帶上的玉扣等。不但器類新穎，且所雕紋飾的母題與雕琢風格都與漢魏兩晉玉器不同。

統計文獻可知，于闐國是入貢次數最多、貢品最豐的國家，推測也是當時西域製作玉器的中心。當地居民本是操印歐語系東伊朗語的塞族，直到五代宋初，于闐國的王族仍屬此族。十世紀初始被信奉伊斯蘭教的喀喇汗國所滅，後者是阿爾泰語系的突厥、回鶻族群所建立。

南北朝以來，屬伊朗人種的粟特長期經營中亞絲路上的商貿，他們聚居於今日薩馬爾罕一帶，隋唐文獻中稱之為「昭武九姓」。唐代曾在薩馬



圖一 南北朝晚期至唐初 白玉八曲杯 長10.2，寬5.5，高3.8，壁厚0.15公分 何家村出土
引自《北周隋唐京畿玉器》



圖二 南北朝晚期至唐初 瑪瑙長杯 長11.5，寬7.2，高4.6公分 何家村出土 引自《北周隋唐京畿玉器》



圖三 6-7世紀 薩珊王朝 綠玉石小容器 長約5.2，寬約2，高約1.2公分 蘇薩徵集 羅浮宮博物館藏（三分之一為補修） 引自Melikian-Chirvani, A. S., 1997



圖四 6-7世紀 薩珊王朝 水晶加金框小容器 全長8.9，寬6.6，高1.7公分 蘇薩徵集 羅浮宮博物館藏 引自Musée Cernuschi 2006



圖五 薩珊王朝 灰泥鑲紋飾 引自Ferrier 1989



圖六 唐 玉帶銙 合肥市省糧校工地出土 引自《安徽館藏珍寶》



圖七 唐 鸞鳥海棠紋玉簪飾 長11.5，寬4，厚0.15公分 西安交通大學內唐興慶宮遺址出土 引自《中國考古出土玉器全集》

士革，北從鹹海，南到波斯灣。即是以中亞為基地，囊括西亞及一部份南亞。（地圖）

帖木兒帝國（一三七〇～一五〇六）的成立，僅比大明帝國（一三六八～一六四四）晚二年。帖木兒曾雄心壯志地想征服明帝國，卻病死在東征途中。其子孫內訌後，四子沙哈魯（Shah Rukh）於一四〇九年真正繼位，遷都哈烈（Herat）。並命其長子兀魯伯（Ulugh Beg）為薩馬爾罕的總督。兀魯伯治理薩馬爾罕長達三十八年，最有名的業績是建立了聞名的天文台。一四四七年沙哈魯去世，兀魯伯繼位，僅二年後即被殺。

當初與西察合臺汗國分裂的東察合臺汗國主要領土在今日新疆。雖然這裡沒有發展成很強大的帝國，但國祚卻綿延較長。先後定都於別失八里（今吉木薩爾）、亦力把里（今伊寧市）、吐魯番（今吐魯番市），在明代史籍中稱這地區時，均以汗國國都為名。從地圖可知，帖木兒帝國強盛時和闐周邊地區（地圖中的1號）在其轄內。

爾罕一帶設置「河中府」，故近代多稱該區為「河中地區」。《通志·儒林傳》、《隋書·列傳三十三》等資料記載西域昭武九姓中的何姓族人甚多，何通則以「善斫玉」聞名。

突厥與回鶻關係密切，隋唐五代時，較多回鶻聚居的高昌（今日土魯番），與較多粟特聚居的康國（今日薩馬爾罕）也分別進貢過玉盤、玉環。

總之，南北朝至隋唐近五百年（四二〇～九〇七），玉器種類與紋飾風格的變化，可能是多民族、多文化共同交織的成果。直到元、明時期，突厥與蒙古族系的融合，才給中亞、西亞的玉器文化帶來新的面貌。

多曲杯流露的薩珊風情

圖一是出自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的白玉多曲杯，同出還有多組光素或雕紋玉帶板、羚羊首瑪瑙杯、瑪瑙長杯（圖二）等，以及大量具西亞風格的金銀器。考古出土六朝到唐代的金銀器甚多，經研究可知多屬粟特人的作品；中亞粟特金銀器有波斯薩珊金銀器的風格，卻因地制宜地出現新的

元素。事實上，隋唐玉雕也受到波斯風格的影響。

伊朗裔學者麥理凱（Melikian-Chirvani, A. S.）認為，圖一的白玉多曲杯是八世紀波斯詩歌中的「Rekab」，即是「從薩珊時代到塞爾柱時代的多瓣酒杯」。並根據圖一白玉杯推論西元八世紀伊朗地區已有玉雕工藝。

但是筆者也作了深入研究，認為它可能是七世紀中亞地區玉工的作品。經比對研究可知，圖一白玉杯器表以寬斜紋雕琢三片尖葉束的圖案，與伊朗西南蘇薩市（Susa）出土二件可能是六至七世紀薩珊王朝時小容器上的紋飾非常相似。（圖一b、c、圖三b與圖四c）也與薩珊王朝建築上的植物紋（圖五）雷同。雖然器形受到波斯文化酒杯的影響，但在實用的前提下，器身已演變得比較寬、深、平坦了。（註四）

此外，唐代遺址出土很多如圖六這類以寬陰線雕琢捲髮胡人像的玉帶版，也出土不少如圖七花鳥紋玉簪。

圖六帶版上胡人手持者，相似

於圖一、二這類由波斯酒杯發展的長杯。圖七玉簪上寬斜紋雕琢的植物紋以及斜格紋，可視為薩珊風格在中亞的變化。這些受到西亞波斯風格影響的玉器，究竟是在中亞的康國、于闐、高昌那個地方製作？值得研究。

統計文獻紀錄可知，于闐是當時西域最主要的玉作中心，但不排除有粟特玉工參與創作。

元、明時期的西域

十三世紀蒙古大軍三次西征，皇室子孫分別統領四大汗國，整個中亞地區在察合臺汗國轄內。一三四七年，分裂為東、西二汗國。西察合臺汗國主要基地為河中地區。

帖木兒（Timur, 1332-1405）出自突厥化的蒙古家族，也有的紀錄認為他就是突厥人。他娶了成吉思汗七世孫女，也是西察合臺汗國公主，以「駙馬」身分扶佐可汗，當自身勢力壯大後就篡位建立了帖木兒帝國（Timurid dynasty）。以薩馬爾罕為國都，三十年南征北討，最強盛時領土東自今日印度德里，西至敘利亞大馬

西亞波斯地區與阿拉伯地區相連，帖木兒帝國盛時，波斯地區也在帝國轄區。圖十、十一是該區在該時段的雕紋嵌金碧玉碗，金絲多脫落。由此可知，元、明時期，玉碗在中亞、西亞並非稀有，從雕紋嵌金到光素都有。



圖十一 帖木兒帝國 15世紀伊朗東部 碧玉碗 高6.7，口徑14.4公分 羅浮宮博物館藏（MR199） 筆者攝於該館陳列室



圖十 帖木兒帝國 1425-1450年伊朗地區 碧玉碗 高7.5，寬13.3公分 羅浮宮博物館藏（MAO2241） 筆者攝於該館陳列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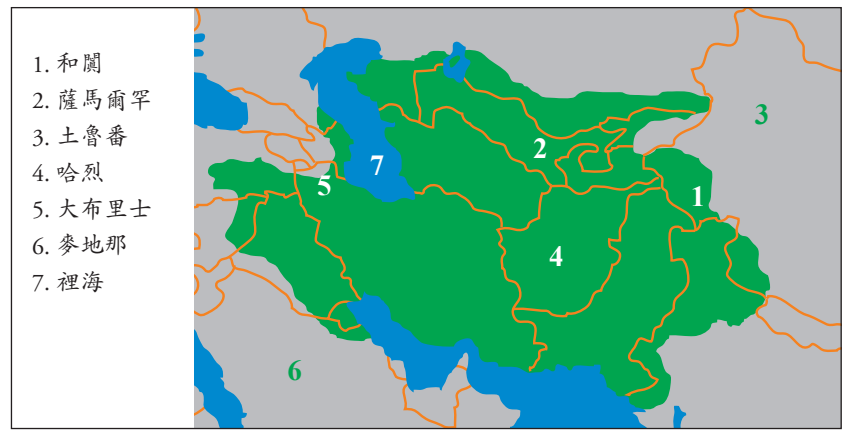
多稱此時所製作的玉器等藝術品為「帖木兒—波斯傳統」。後因國勢漸衰，一五〇一年波斯地區被薩非王朝（Safavid dynasty）取代。一五〇六年，河中地區也被烏茲別克族建立的布哈拉汗國所滅。帖木兒帝國滅亡後，皇族成員巴布爾（Babur）自阿富汗地區向南發展，一五二六年征服了印度半島的北部，建立蒙兀兒帝國（Mughal Empire）。西元一四〇三至一四〇六年，西班牙人克拉克維約隨使節團出使帖木兒帝國，所撰寫的旅行記錄被翻譯為多國文字。中文譯文記錄在薩馬爾罕城內，有自和闐運來寶石、瑪瑙、珠寶，及各樣珍貴首飾。和闐所產極名貴商品皆可求之於薩馬爾罕市上。和闐琢玉鑲嵌工匠，手藝精巧，為世界任何地區所不及。

印度學者 Dr. M.L.Nigam 在印度海得拉巴市 Hyderabad 的沙拉金博物館 Salar Jung Museum 的圖書館中找到一篇古老的波斯文抄本，記述和闐地區產玉、製玉，也用玉。紀錄沙哈魯的臣子 Mohammed Haji 奉命將各種玉

的玉碗。綜合《明史》和《殊域周咨錄·卷十一》可知，永樂四年（一四〇六）有接近天方（今之麥加）的默德那國（今之麥地那，地圖中6號）的國主派遣「回回結牙曲」進獻玉碗，但被明成祖「卻之」。

西域各族常以贈送「碗」表示友好，如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回部大和卓木贈送玉碗，乾隆皇帝還為之賦詩、配製錦盒。（圖八）由於乾隆皇帝對西域傳入玉器的興趣很高，隨著精美的蒙兀兒玉器傳入清廷，也有不少有明顯使用痕的光素玉碗、盤也傳入清宮，經研究這些多為十五、六世紀中亞地區的生活用品。（圖九）

從文獻可知，中亞地區使用玉帶的習俗至少到十一世紀初。《宋史·外國六》記載宋仁宗天聖三年（一〇二五）于闐還呈貢過白玉帶。蒙元西征及統治各地可能是中亞地區改變服飾的原因。



地圖 帖木兒帝國最強盛時的疆域（綠色）及本文提及都市 底圖引自維基百科

東亞地區在元代時，玉帶並非正式官服。明代再度將玉帶作為象徵爵位高低的官服配備，由官匠戶大量製作。所以明成祖永樂三年、九年（一四〇五、一四一一），分別賜哈密領袖脫脫、哈密領袖免力帖木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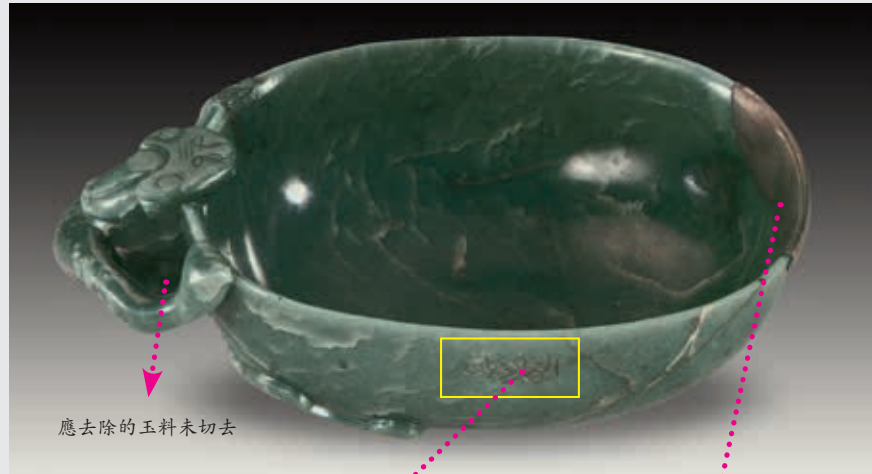


圖八 中亞 厚足碗 口徑13.6，足徑6.2，高5.4公分 故玉063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拋光粗啞，加刻乾隆御製詩。



圖九 中亞 玉碗 口徑12.1，底徑4.7，高5.5公分 故玉363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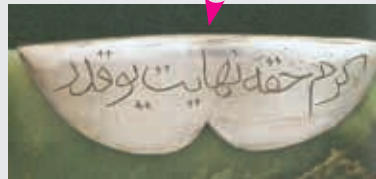
以玉帶，永樂十七年（一四一九）賜給失刺思酋長以玉繫腰。（分別見《明史·列傳·西域一、一、四》）明成祖是個相當有漢族優越感的皇帝，不但會賞賜象徵爵位高低的玉帶給西域番邦，且退回西域回回進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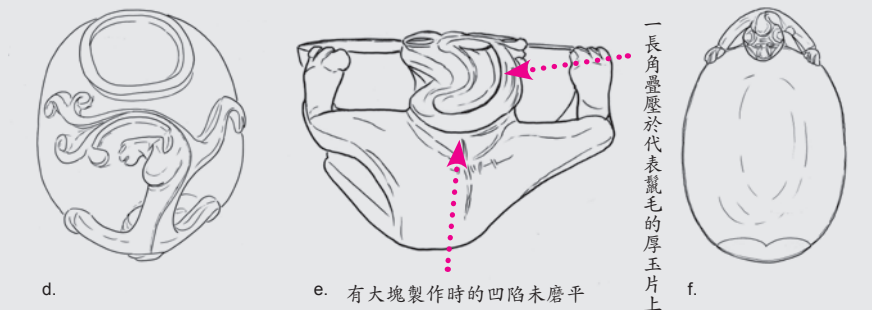
a. 引自Lentz and Lowry, 1989



b. 引自Hansford, 1967



c. 引自《看得見的世界史》



d, e, f 係根據筆者所拍攝圖檔由左駿繪製

圖十七 14世紀晚期至15世紀前半 中亞 玉螭把杯（兀魯伯款） 長19.5，寬12.2，高7.3公分 口緣曾修復 大英博物館藏（BM1959.1120.1）

成功抵禦東察合臺汗國後，發動二千人從卡爾希（Qashghar，在今烏茲別克東端）運回二大塊深碧綠玉料到薩馬爾罕。其中一塊用來製作目前放在古爾埃米爾陵墓（Gur-i Amir）中帖木兒

大帝的棺材。上面刻有帖木兒祖先世系及獲得此玉料的經過。（圖十二）（註六）不少文獻紀錄突厥族對碧綠玉有近乎迷信的喜愛，認為碧綠玉象徵勇敢，能保護配戴者在征戰時勝利。

兀魯伯款玉雕二件

雖然被西方藝術史界訂為十五世紀前半的玉雕容器不少，但只有二件加刻兀魯伯名款。（圖十七、十八）印度大學藏一件所謂兀魯伯款鳳首杯，關於其刻款真贋尚無定論。（註七）

圖十七是雕有螭虎造形把柄的橢圓形碧玉杯。一九六〇年華威廉（William Watson）等撰文討論它的製作地，到底是在中國？還是在中亞的薩馬爾罕？日後陸續有多位學者討論此一問題。

導致西方學者心生困惑的主因，是因為玉杯器柄雕作中國人喜用的「虎」，而非中亞、西亞流行的「龍」。但雕紋粗放、又以碧玉製作，



圖十三 帖木兒帝國早期 戒指式印章 帖木兒第三子米蘭沙（Miran shah）所有 引自Lentz and Lowry, 1989



圖十二 帖木兒大帝 深碧玉棺 長192，一端寬30，一端寬36.75，厚30公分 分別引自Michaelson, 2004、Pinder-Wilson, 1992



圖十五 帖木兒帝國 約1400-1450年 伊朗或中亞 碧玉龍首劍柄飾 大都會博物館藏 引自Lentz and Lowry, 1989



圖十四 帖木兒帝國 約1470-1500 哈烈地區 刻有波斯文詩句與鏤雕花卉的玉佩或帶飾 寬7.5公分 愛爾蘭Chester Beatty Library藏 引自Pinder-Wilson, 1992

沙哈魯繼承帖木兒的帝位後，刻意修好與大明帝國的關係，西元一四一九至一四二二年間，曾派遣五百餘人的使節團到中國，晉見明成祖永樂皇帝，在北京居住五個多月。隨行官員記錄編撰為《沙哈魯遣使中國記》。沙哈魯的長子兀魯伯也參與了此次參訪，很可能提升兀魯伯對中國藝術品的興趣。

兀魯伯在一四二四、一四二五年



圖十六 帖木兒帝國 約1450年 白玉珠寶盒 高3.5，徑3.2公分 引自Lentz and Lowry, 1989 器表刻吉祥詩句及帖木兒之孫 Ali al-Daulah ibn Baysunghur之名，及蒙兀兒帝國皇帝寶漢吉於1621年的刻銘。

這些特徵又與元代、明代中國玉器偏好白玉，製作精良細緻的風格不同。筆者在《明史·西域傳》找到明英宗正統十年（一四四五）曾贈予兀

魯伯「金玉器」的紀錄，據此，曾於一九八七年撰文推測：圖十九這件螭把杯可能就是明英宗贈予兀魯伯的玉器。兀魯伯頗珍視之，故加刻自己的

名款。（註八）筆者當時的推測曾為國際學術界接受長達二十多年，筆者曾於一九九五年造訪大英博物館檢視實物，當時也維持既有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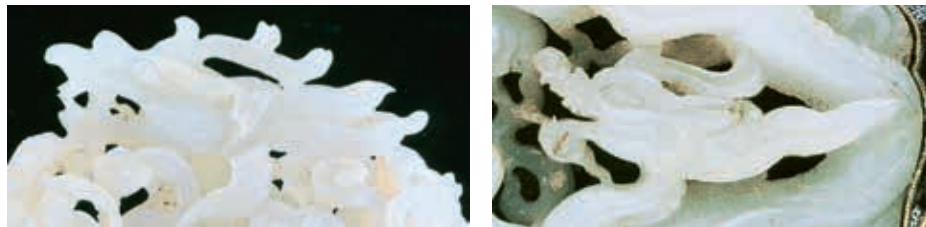
但近年來考古出土不少宋、元、明代雕有螭虎紋的玉器可供對比。筆者於二〇一二年再度赴大英博物館檢視實物，今年撰文修改觀點。認為圖十九玉杯：

螭虎面孔五官扁平，以陰線刻畫橄欖形眼睛，額頭三條短線，表情有些兇狠。雙耳間的長角壓在大片代表鬚毛的玉塊上，整個披向後腦左側，玉塊下的肩頸部位有大塊凹缺，玉工未加修磨；螭頭下巴下方留有一大塊應該切除的玉料未被處理，有如極厚重的贅肉。這樣粗放的風格，實在不像明代中國玉工的作品，基本排除了作為明英宗贈送給兀魯伯國禮的可能性。

玉杯上攀爬的螭虎，額頭刻三道短橫線，背脊上刻有一道寬深陰線，呈現元代風格。或因中亞玉雕藝術風格的發展稍慢於東亞中國，故暫將圖十九玉杯訂為元末至明早期，也就是十四世紀後半至十五世紀初和闐玉工



圖十八 帖木兒帝國 兀魯伯款白玉罐 高14.5，直徑16公分 葡萄牙Calouste Gulbenkian 基金收藏 短頸上浮雕兀魯伯擔任帝國皇帝（1447-1449）的尊號 蒙兀兒帝國的第四任皇帝賈漢吉、第五任皇帝沙加罕分別於1613年、1646年在此玉罐口沿與柄下端刻收藏款 引自Melikian-Chirvani, 1999



圖十九 元 玉帶飾 局部 明早期梁莊王墓葬出土 引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 玉頂可能為墓主收藏品
圖二十 明 玉帶飾 局部 明神宗定陵出土 引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

的作品。（同註四，拙作）

玉杯一側邊上陰刻草體阿拉伯文「Ulugh Beg Kuragan（皇室駙馬兀魯伯）」。據華威廉等人考證，兀魯伯因娶了蒙古成吉思汗家族女子為妻，而獲得 Kuragan 尊號，故刻此名款的時間應在一四一七至一四四七年間，正值明早期晚段至明中期早段。

圖十八白玉龍柄罐的頸部浮雕兀魯伯作為帝國皇帝時的尊號。器柄以另一塊白玉雕琢，再以金屬鉚釘固定。龍頭造形頗相似於中國元至明代早期的立雕龍頭。（圖十九、二十）但與下節帖木兒帝國典型龍柄玉杯的龍頭造形差異甚大。

有學者懷疑玉柄部分是一六二〇年代由蒙兀兒帝國宮廷御用工匠所製作。但若通盤瞭解十四、十五世紀亞洲各地龍紋造形，以及十七世紀蒙兀兒帝國玉雕中的動、植物紋特徵，就不會懷疑玉柄應該是與玉罐同時完成於兀魯伯稱帝期間。但是否由和闐地區玉工特製？還是當時薩馬爾罕也發展了精良的玉作？尚待研究。

典型帖木兒帝國龍柄玉杯

圖二一至圖二八共八件碧玉龍柄杯或酒船，除圖二一的製作年代稍有爭議外，其他七件大致都被訂在十五世紀前半，個別的被認為製作上限可提前到十四世紀晚期。（圖二二）

圖二二至二八玉杯的杯身主要有圓形（圖二三、二六）、橢圓形（圖二四、二七、二八），橢圓形（圖二五）和不規整橢圓形。（圖二二）當器身正圓時，器底作圈足。當器身橢圓或橢長時，龍首柄被安置在器身長邊的中央或一邊，器底或作二個圈相連的「8」形（圖二七），或做四個對稱花瓣形。（圖二八）從圖片看，圖二二這件器底有鏤雕厚片的裝飾延伸至器腹下方。（圖二四、二五器底不詳）

筆者刻意將圖二二至二八這七件玉杯的龍柄排列一起，可看出龍頭造形基本相似：頭頂都有從額頭向後腦門作彎弧形的雙角，捲鼻頭、張口露齒。但龍頭與杯身接觸點卻不一致：可以從龍的鼻頭尖端（圖二二、二五）、前門牙（圖二六），到龍下

巴。（圖二七、二八）它們都與杯身用同一塊碧玉雕琢，且器柄與杯身接觸形成圓弧，可供穿繫繩索勾掛於人的腰帶上或馬鞍上。

研究過這七件龍柄玉容器的特徵，再來細審圖二二剖面呈菱形的碧玉酒船。它的器身的確似真正的「船」，一面器表淺浮雕長條帶紋及菱形紋，寬扁的玉柄刻二道凹槽，龍頭的後腦門淺浮雕菱形圖案。麥理凱根據器表菱形紋等相似於早期伊朗金屬器紋飾，推定它是十至十一世紀東伊朗地區作品（同註三），但尚未得到學術界的全面認同。

有學者認為這種龍柄玉杯，源自元代（一二七一—一三六八）的金屬龍柄杯。（圖二九）後者常在龍口處有一圓環，用以穿繫於人的腰帶上或馬鞍上。（註九）總之，從東北亞、北亞、中亞、西亞，許多擅長騎馬征戰的民族，喜好隨身攜帶自己的飲器。目前考古出土帶環狀龍柄碗中，年代最早的可能為遼晚期黃釉龍柄碗。（圖三十）屬十一世紀瓷器。

圖二三是一件刻有薩非王朝建立者伊斯瑪儀一世 (Shah Ismail, 1501-1524) 名款的碧玉嵌金絲罐，龍首柄是以金屬製作再用鉚丁固定的。伊斯瑪儀屬突厥族系，發跡於伊朗地

(註10)

有學者認為十四世紀在伊朗地區已出現光素單一「S」形把柄的有蓋陶罐 (tankard)，後受中國明代永樂年間 (一四〇三~一四二四) 青花瓷器把柄上出現龍首的影響 (圖三一)，約於十五世紀中葉帖木兒帝國首都哈烈地區才出現多件將「S」把柄一端鑄成龍首的銅罐。(圖三二) 因此也影響了玉器造形。(見圖十八) 但也有學者認為傳播路徑正相反，明代的龍首柄青花瓷罐是模仿中亞、西亞金屬器的作品，只是目前尚未找到早于永樂時期的金屬罐。

龍首把柄除了出現於玉杯或酒船外，也出現於罐子上。事實上，龍柄罐造形是源自中國還是中、西亞？學術界似乎尚無定論。但龍柄罐比龍柄杯傳播更遠，直達東歐的鄂圖曼帝國都伊斯坦堡。

傳播至東歐的龍柄罐



圖二二b 酒船



圖二三b 圓杯



二四b 橢圓杯



二五b 橢圓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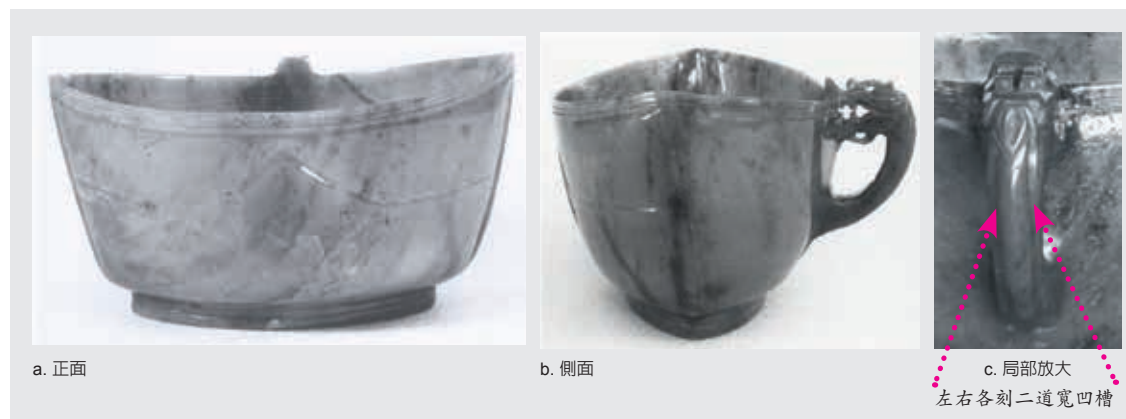
圖二六c 圓杯



圖二七d 橢圓杯



二八b 橢圓杯



圖二一 十至十四世紀(?) 伊朗或中亞 碧玉龍柄酒船 高6.4，寬9.8，長11.7公分 舊金山亞洲美術館藏 (B60J160) 引自Melikian-Chirvani, 1997



圖二二a 14世紀晚期至15世紀早期帖木兒帝國 伊朗或中亞 碧玉龍柄酒船 長15.1，寬14.4，高5.9公分 伊朗國家博物館藏 (8841) 引自Canby, 2009



圖二三a 15世紀 帖木兒帝國 中亞 碧玉嵌金龍柄圓杯 高4.5，口徑8公分 私人收藏 引自Pinder-Wilson, 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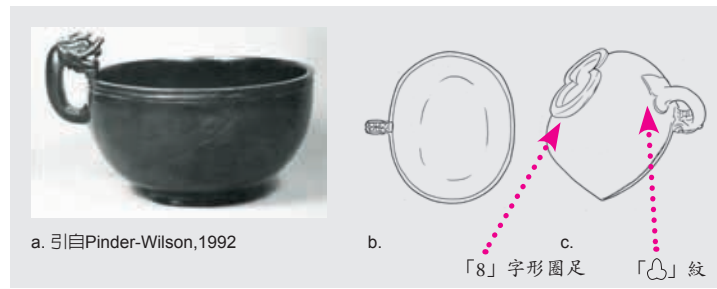
圖二四a 1400-1450年 帖木兒帝國 伊朗或中亞 碧玉龍柄圓杯 長11.6，寬10.6，高5.3公分 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藏 引自Roxburgh, 2005



圖二五a 1400-1450年 帖木兒帝國 伊朗或中亞 碧玉龍柄橢圓杯 長16，寬14，高5.1公分 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藏 引自Roxburgh, 2005



圖二六 1400-1450年 帖木兒帝國 伊朗或中亞 碧玉龍柄圓杯 口徑8，連柄寬10.5，足徑4.4公分 大英博物館藏(OA1970.6-4.1)



圖二七 1400-1450年 帖木兒帝國 伊朗或中亞 碧玉龍柄橢圓杯 長15.9公分 大英博物館藏 (1961.0213.1) b、c根據筆者拍攝圖檔由左駿繪製 器底雕作雙圈不等大的「8」字形圈足，器柄下方器腹淺浮雕「8」紋 引自Lentz and Lowry, 1989



圖二八a 1425-1450年 帖木兒帝國 伊朗或中亞 碧玉龍柄橢圓杯 長16.4，寬15.5，高9.5公分 伊朗國家博物館藏 (8842) 引自Canby, 2009



圖三三 十六世紀早期 碧玉嵌金龍柄罐 高11公分 哈烈Heart或大布里士Tabriz製作 引自Pinder-Wilson, 1992



圖三二 帖木兒帝國 哈烈地區 1467年製作 高16.5公分 引自Lentz and Lowry, 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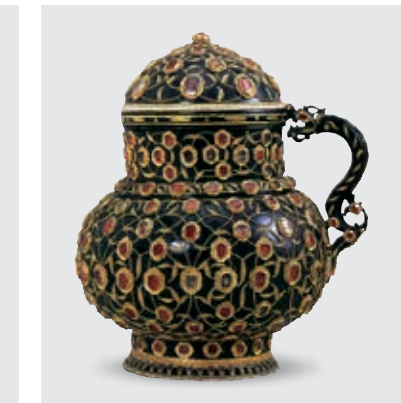
圖三一 明 永樂時期 青花龍柄盞罐 高14，腹徑14.2公分 大英博物館藏 引自Craig Clunas and Harrison-Hall, 2014



圖三六 17世紀 鄂圖曼帝國 未完工玉雕 高16，寬20公分 托普卡匹皇宮博物館藏 引自Roxburgh, 2005



圖三五 17世紀 鄂圖曼帝國 單柄玉罐 高12.9，寬9.4公分 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藏 引自Roxburgh, 2005



圖三四 十六世紀後半 鄂圖曼帝國 黑曜石嵌金鑲寶龍柄罐 高18，腹徑14公分 托普卡匹皇宮博物館藏 引自Roxburgh, 2005



圖三七 17世紀 鄂圖曼帝國 未完工玉雕 高16，寬20公分 托普卡匹皇宮博物館藏 引自Roxburgh, 2005

雖然分析了這三件碧玉罐各具有「非帖木兒」的晚期特徵，但是它們的製作地又在哪兒呢？許曉東在其二

圖四十是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筆者曾三度親自檢視實物。它的質地是典型和闐碧玉，但罐體不正，圓腹部靠螭虎柄的一側較凸；器表淺浮雕式樣化莨苳葉紋多週，但在虎形器柄下方器表（即紅色框內）不雕葉紋。這樣的莨苳葉紋是十七世紀蒙兀兒玉雕上才出現的紋飾。更值得注意的是：罐口磨薄且微外撇，單柄琢成攀爬的螭虎：大眼，口鼻端觸及器之口沿，腦後飄鬚上有左右長耳夾一獨角。虎的雙前肢緊抓器口。後肢右高左低，有火焰紋。軀幹中央雕一條分節刻畫的脊椎，尾尖如毛筆的筆頭。

圖四十是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



圖三十 遼晚期 黃釉龍柄碗 口徑14.6，底徑10.4，高5.9公分 宣化第10號墓（1058）出土 引自《宣化遼墓》



圖二九 元代 金帳汗國 1300-1325年 金龍柄杯 長13，寬4.7公分 聖彼得堡 艾米塔吉博物館藏 引自Lentz and Lowry 1989

龍、虎爭鋒於何方？

瞭解了十四世紀晚期、十五世紀，至十六世紀龍柄杯、龍柄罐在中亞、西亞甚至東歐的傳播後，再檢視

區西北，所以學者推測這件碧玉罐的製作地可能在帖木兒帝國首都哈烈Heart，也可能在伊朗西北的大布里士（Tabriz，地圖中五號）。（同註一〇）相似造形的嵌寶石黑曜石罐也出現於土耳其的鄂圖曼帝國。（圖三四）後者也是突厥族系建立的帝國。

圖三八、三九和四十這三件玉罐，就有撲朔迷離的困惑感。這三件都是以整塊玉料製作，但各有一些晚期特徵：

所以，隨著突厥族系從北亞向西亞、東歐的遷徙，突厥族對玉、尤其是對碧玉的信念，對龍造形的鍾愛，也就逐步西傳。

麥理凱指出圖三八碧玉罐柄部下端與罐體接觸部位的葉紋明顯屬十七世紀「痕都斯坦風格」。（同註七）認為是蒙兀兒帝國賈漢吉皇帝（一六〇五—一六二七）愛好收藏王室祖先帖木兒帝國時期玉器所導引的復古風尚下的作品。

外觀深淺不均，內含頗多黑點狀鉻鐵礦或磁鐵礦包裹物的碧玉，大約十七世紀前半（明晚末期）才出現於中國玉作中。玉料可能出於崑崙山，也可能出於天山北麓瑪納斯，還有待地質學界研究。除了玉料特徵外，圖三九玉罐器身較長，龍首造形也較精緻。

- 註釋
1. 過去學界曾從出土玉器的外觀推論齊家文化時期或商晚期婦好墓階段和闐玉料已東輸中土。但缺乏地質學的支持。近年地質學界懷疑甘肅臨洮馬街山繡藏的閔玉是齊家文化閔玉料來源之一，還有待科學檢測。古代文獻只能證明戰國時期崑崙山閔玉東輸中土。如：西元前二四三年李斯〈諫逐客書〉：「今陛下致昆山之玉」。《史記·趙世家》紀錄蘇厲與趙惠文王（西元前三一〇～二六六）的對話中有「昆山之玉不出」。但筆者觀察考古出土玉器，認為西周晚年（西元前九、八世紀）玉器質地應與春秋、戰國所用閔玉屬同一來源。
- 拙作：〈從「西域國手」與「專諸巷」論南宋在中國玉雕史上的重要意義〉，《考古學研究》九輯，二〇一二年四期。
- 一則史料分別為：《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三引《高麗國行記》、《宋史·卷四百九十·外國六》。
- Meikhan-Chirvani, A. S. (徐理凱) Precious and Semi-Precious Stones in Iranian Culture, Chapter 1. Early Iranian Jade,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Volume II, 1997, pp. 123-173. 拙作：〈兩件具國際爭議性玉杯的研究〉，《故宮學術季刊》第三十三卷第一期，二〇一五年秋季。本文圖三在羅浮宮博物館網頁上登記為輝玉（jadite，即是翡翠）麥理凱論文認為可能是閔玉nephrite。筆者於二〇一二年檢視實物，推測可能是綠色玉髓（chalcedony）。
- 前一則資料見：楊兆鈞根據土耳其譯本翻譯為中文本《克拉維約東使記》。一九五七年商務印書館再版。後一則資料見：

- Nigam, M.L. Fresh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Indian Jade-carving, *Kala Journal of Indian Art History Congress*, New Delhi, Vol. IX, pp. 13-18, 2004.
- Michaelson, Carol. "Jade and Silk Road: Trade and Tribute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edited by Whitfield, Susan, *The Silk Road: Trade, Travel, War and Faith*, Serindia Publications Inc, 2004.
- 茲玉杯屬印度大學Bharat Kala Bhavan收藏。Stephen Markel, 在其1990年論文圖四註明器表刻有兀魯伯款及寶漢古1611-12年款。"Fit for an Emperor: Inscribed Works of Decorative Art Acquired by the Great Mughals", *Orientalists*, 218, 1990, pps. 22-36. 因Ralph Pinder-Wilson在其1992年論文已提及該杯有兀魯伯款 "Jade from the Islamic world", Edited by Stephen Markel, *The world of jade*, 1992, Marg Publications, p35-48. 茲玉杯也發表於Robert Skelton 一九九一年論文圖十五。文中標記為蒙兀兒帝國玉雕，又懷疑可能是帖木兒帝國晚期或薩非王朝玉雕。"Islamic and Mughal Jades", Edited by Roger Keverne, *Jade*, 1991 茲玉杯也見於麥理凱一九九九年論文圖三十一。作者針對該玉杯上所刻的兀魯伯款的拼音法提出質疑。因Meikhan-Chirvani, A. S., "Sa'da-ye Gilani and the Iranian style jades of Hindustan"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13 (1998) 83-140.
- Pinder-Wilson, Ralph, & William Watson, "An Inscribed Jade Cup from Samarkand", *British Museum Quarterly*, vol. 23 (1960-61), 拙作：〈流傳海外疑似寶貴的玉雕〉，《故宮文物月刊》第四卷第十一

- 期，總號第四七，頁十四—十五。
其張此說的事實不少。因Canby, Sheila R., *Shah Abbas: The Remaking of Ira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9.
- 主張前一說法的有兩位學者，即Pinder-Wilson, 1992. 但文中將永樂風格的青花瓷器定為宣德年間。其張後一說的也有支持。因Clunas, Craig and Jessica Harrison-Hall, *Ming-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 The British Museum, 2014.
- 部分篇目見附註，未附註的五本如左：（按錄）（自由雜誌）
Brend, Barbara, *Islamic Ar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91.
Fertier, R. W., *The Art of Persia*,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 London, 1989.
Hansford, Howard, *Chinese Carved Jade*, Faber & Faber, London.
Lentz, Thomas W. and Lowry, Glenn D. *Timur and the princely vision-Persian art and cultur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1989.
Musée Cernuschi, *Les Perses Sassanides: fastes d'un empire oublié (224-642)*, Paris-Musées, 2006.
Roxburgh, David J. (ed.), *Turks, a Journey of a Thousand Years 600-1600*, Royal Academy of Arts, 2005.

圖片資料來源

紋—螭虎，成為宋、元以來仿古藝術母題的主流。

兀魯伯，這位年輕時曾遠遊中國的帖木兒帝國君王非常喜愛中國文物。過去學者們已注意他派人採買中國瓷磚，貼飾「瓷廳」的部分牆面；然而，若瞭解在帖木兒帝國裡，碧玉龍把容器是最時尚的高貴器用，而兀魯伯卻選擇了螭虎柄玉杯加刻名款；登基稱帝後，特製白玉龍柄罐彰顯帝王尊號。他對自身專屬玉器的裝飾題材與玉色的選擇，更反映了他心底深處的中國情結吧！^[註釋]

作者為本院器物處退休研究員

小結

河南濮陽西水坡仰韶文化墓葬出現以蚌殼堆塑的龍紋、虎紋，說明約

○一五年香港中大出版的北京故宮藏痕都斯坦玉器特展圖錄《仙工奇製》中認為，圖四十五玉罐應是十七、十八世紀中亞地區作品，不失為可考慮的方向。



圖四十 17-18世紀 製作地不詳 碧玉葉紋虎柄罐 高13.3，口徑8.1，足徑7公分 夜224、故102404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八 17-18世紀 製作地不詳 碧玉龍柄罐 1620年代作品 高10.3，腰徑13.2，頸徑8.5公分 John Gellatly收藏 引自Melikian-Chirvani, 1999



圖三九 17-18世紀 製作地不詳 碧玉龍柄罐 1620年代作品 高11.5，腰徑6.8公分 私人收藏 引自Pinder-Wilson, 1992